



##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 104 岁抗战老兵侯克：铭记历史 珍惜和平

□记者 王古城

“我是周口西华人，在西华参加了抗日自卫军。打日本鬼子，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8 月 30 日，一位慈祥的老人推着老年手推车，胸前挂满各类勋章与纪念章，精神矍铄、声音洪亮，通过视频传递出对抗战岁月的深切追忆和对家乡的浓浓眷恋。

这位老人，就是河南西华籍 104 岁老战士、原旅大警备

区后勤部部长侯克。

“父亲虽远在大连，却从未忘记来时路，始终坚守初心。以前，他爱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沈东平、王其梅、胡晓初带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还有老首长彭雪枫血洒沙场的壮举。”侯克的女儿侯筱婷告诉记者。

1921 年 10 月，侯克出生于西华县艾岗乡陵头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 年秋，共产党员沈东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到西华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在“三岗”（陵头岗、

都城岗、苗里岗）及屈庄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35 年，为普及马列主义，沈东平等人将陵头岗学校更名为普理学校，这所学校就在侯克家门口。1936 年 9 月，侯克进入普理学校学习，加入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1936 年入党。

1938 年 10 月，彭雪枫率部在西华举行“杜岗会师”期间，侯克加入其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随部队东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侯克身经百战、英勇无畏，多次荣获部队嘉奖。

编者按

80 年岁月奔流，洗不去烽火记忆；80 年山河无恙，藏不住英雄足迹。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用鲜血与不屈铸就的丰碑，而周口这片热土，正是丰碑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孕育了吉鸿昌、理琪等铁骨铮铮的本土英雄，也见证了彭雪枫、沈东平等外地志士的浴血坚守，更有薛朴若、胡晓初等无数儿女，以生命赴使命，用抗争护家国。

今天，我们重寻周口大地上的抗战印记，既是为回望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缅怀以身许国的先烈，更是为从历史中汲取力量，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续写民族复兴的华章。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近日，市博物馆推出抗战人物事迹系列展览，通过珍贵史料，生动再现抗战峥嵘岁月，引导市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记者 刘华志 王古城 摄

## 99 岁抗战老兵丁相廷的血火征程与赤诚传承

□记者 徐松

时入初秋，嘉禾葳蕤，豫东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重要时刻，记者走进郸城县汲家镇张楼行政村丁楼村，聆听 99 岁抗战老英雄丁相廷讲述抗战故事。

老英雄丁相廷坐在院子中央的藤椅上，左眼子弹贯穿伤致盲、天灵盖子弹擦伤、右大腿上的枪眼、两条小腿上的枪伤和炮弹皮擦伤……一道道伤疤，诉说着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在司令部四五年，首长很关心我们，像对自己孩子一样。”老人从自己参军温馨的画面开篇，逐渐打开话匣，将大家带回了那个铁血燃烧的年代，重温那段用青春与热血铸就的民族记忆。

丁相廷生于 1926 年 10 月。年幼的他随父母颠沛流离，最终在息县落脚，又在 14 岁时辗转至光山县“湾上湾”，给一户姓汪的人家当雇工放

牛。1940 年，在湖北省罗山县那个叫“十树点”的集市上，这个放牛娃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参军！

三天后，丁相廷徒步跋涉抵达位于湖北大悟县的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报到。机敏勇敢的丁相廷被选为时任师长李先念的通讯员。“我给李师长当通讯员三年！”这简短的话语背后，是无数个日夜兼程、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瞬间。他随部队转战于湖北广水、小河滋一带，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游击战，多次成功阻击日寇的进攻。在广水一带的某次激烈战斗中，日军的子弹无情地撕裂了他的右腿，留下了伴随他一生的伤疤。但这道伤疤，于他而言，不是痛苦的印记，而是战斗的勋章。

“我在屋里门后站着，日本鬼子大喊要活捉我！”丁相廷说。战场的残酷，远非笔墨所能尽述。被逼入屋内的丁相廷，临危不乱，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精准的枪法，将门后的狭小空间作为掩体，硬是

将冲进来的五六个日军一一击毙！

“我身上现在还有 10 来处枪伤，还有炮弹皮擦伤。”老人平静地展示着身上那些深深浅浅的伤痕，每一处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与死神搏斗的印记。

当被问到如何应对日寇的飞机时，老人眼中闪过一丝自豪的光芒：“我们的游击战，打得日本鬼子没办法！我们还用步枪打飞机呢！”这份“步枪打飞机”的豪情与胆略，生动诠释了装备简陋但斗志昂扬的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不屈精神。

战争的艰苦，同样刻骨铭心。“讲吃，那时候受的罪没法讲，弄不好几天吃不上饭，吃点炒面，苦得很。”丁相廷说，在陕西转战时“在雪里趴着就睡着了”。然而，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革命队伍中流淌的暖流也支撑着他们。丁相廷受伤住院时，李先念带队到病床前看望。领导的关怀如同寒冬里的篝火，温暖着战士们的心，也凝聚着这支队伍无坚不

摧的力量。

1951 年，带着满身的荣誉和伤痕，丁相廷响应国家号召，复员回到了家乡郸城县汲家镇。

战场上的英雄，在和平年代依然坚守着军人的本色与党员的初心。他从不居功自傲，更不愿给政府添一丝麻烦。曾有人劝他去找当年部队的老领导，为儿孙“谋个一官半职”。他听后断然拒绝，话语掷地有声：“牺牲在战场上的才是英雄！我能活着回来，能娶妻生子，儿孙满堂，这就是最大的收获、最大的福气！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

如今，丁相廷老人在 5 个子女悉心照料下安享晚年。其孙子丁海涛现任村党委委员，深受爷爷革命精神的感召，在工作中时时处处以爷爷为榜样。“跟我干！”——这句掷地有声的口号，已成为丁海涛的口头禅。

小院内，丁相廷老人胸前的一枚枚革命勋章熠熠生辉，映照着重入骨血的军人气概和对党的赤诚之心。

## 97 岁抗战老兵吴振豫：部队摆下“布袋阵” 智勇歼灭日本兵

□记者 侯俊豫

“当交通员时，为地下党传递情报；参加八路军时，部队上演‘空城计’，摆下‘布袋阵’，几乎全歼日伪兵……”8 月 30 日，在淮阳区南花园吴振豫的家，记者见到了这位 97 岁的抗战老兵。精神矍铄的他回忆起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内心激动不已。

做交通员传递情报 为地下党站岗放哨

吴振豫 1928 年出生于荥阳市刘河镇小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寨村是个红色乡村，1939 年前后，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先后有 4 人成为地下党员。1942 年春，地下党员吴可延、吴曰仁、吴荣延，在村子中学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吴可延是吴振豫的堂哥，在吴可延的介绍下，吴振豫走进这所学校一边做勤杂工，一边读书。提起往事，吴振豫记忆犹新：吴可延时不时挑选可信任的学生当小交通员，把一张张纸条送到距村 30 多里的一个中药店里。

后来，吴振豫才知道，这些被缝到自己衣服里、藏在篮子下面的小纸条，就是地下党员传递的情报。“当时，日本兵对出入汜水镇城门的村民盘查严格，像我这样的小孩儿成了传递情报的最佳人选。”吴振豫说，小纸条都被搓成很细的线状，他到达后交给中药店的掌柜，接到回信再步行回村。

有时放学后，吴可延和老师会在学校里开会商量事务，吴振豫就坐在校门口放哨。有时候遇到可疑的人，吴振豫会机智地大声打招呼：“哎，干啥去啊？”屋里开会的老师听到后，就立刻把麻将摆上桌子，做出玩乐的样子，躲避敌人密探的排查。

1943 年秋，日伪军觉察到了一些动静，多次到村里搜查地下党员。一天深夜，吴可延带着几名地下党员临时转移，留下吴曰仁、吴荣延等地下党员继续开展抗日斗争。

村口遇上八路军 心中萌生参军意

“老百姓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我们家乡有这样的民谣‘打下的粮食是保长的，织下的布匹是甲长的’。我们只有吃糠菜、野菜、树皮、草根。虽说生活艰苦，但绝不能当亡国奴。”年少的吴振豫心中早已埋下红色种子。1944 年秋季的一天，吴振豫去村里的水井担水时，听到军歌声飘来“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顺着山沟走来一支身着灰色军装、步伐整齐的部队。不一会儿，一名身材魁梧

的军人走到吴振豫身边说：“小兄弟，不要怕，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来打鬼子的，能不能借你的桶打点水啊？”“八路军！”吴振豫激动不已，忙说自己知道八路军，还说起了自己在学校听到的有关八路军的故事。

不长时间后，时任汜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赵吉普（音）借住在吴振豫家。他经常和村里的地下党员吴曰仁、吴荣延等交谈至深夜，在村里开会宣传、讲毛主席、讲共产党、讲八路军来的目的和抗日斗争形式。“毛主席是要带领穷人翻身的，八路军是为人民撑腰的。”吴振豫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和他一起参军的同村青年共有 12 名。让吴振豫老人至今记忆深刻的是，当他向父亲提出报名参加八路军的想法时，开始父亲没说话，稍停了会，父亲叮嘱他参军后要听部队领导的话，一定要当一个好兵，绝不准当逃兵。

摆下“布袋阵” 日伪军有来无回

1945 年早春，荥阳市一带的大部分日寇被赶走，残留在荥阳市西北部汜水镇的日寇像疯狗一样，叫嚣着报复打击，尤其是当地的日伪军爪牙王乐山被消灭后，根据日伪军作战的特点，他们必然要报复，很可能在支队刚打了胜仗尚未休整时来个突然袭击。敌人偷袭的地点可能是八路军团部驻地——琉璃庙沟村。琉璃庙沟村位于巩县东部地区，东西两侧是两道山岭，中间是一道狭长山谷，这也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

“我们部队的司令是皮定均，他给我们鼓舞士气，对大家说，出兵报复与突然袭击是日军惯用的伎俩，不用害怕。”吴振豫说，很快部队就制订出消灭残留日寇的计划，确定了地点和办法：团部人员及时转移，决定在驻地上演“空城计”，摆下“布袋阵”等待日寇钻进来。

负责执行的主力是吴振豫所在的部队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三团和巩县独立团。于是，他们按照皮定均司令的办法“关门打狗”，把敌人放进来再关上门消灭。凌晨，日寇偷袭，疯狂地用钢炮轰炸团部驻地后，不见还击，以为已被“歼灭”，便走进八路军设好的“布袋阵”，敌人正得意时，我军从三面向敌人猛烈进攻。日寇和伪军看到八路军突然袭来，顾不上听从指挥四散奔逃，这次战斗毙俘日伪军千余人，其中日军 200 余人，大获全胜。

“一个日军军官被我们的炮弹飞上了天，帽子飞了丈把高哩！都夸我们三团打得好，我们胜利了。”回忆起当年的一幕，吴振豫很是激动。

## 永不褪色的烽火记忆

□陈永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口这片红色热土以鲜血和生命作出回应。1938 年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堤，滔滔浊浪吞没家园，却吞不掉周口人“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意志；沈丘、太康、鹿邑的庄稼汉把独轮车推上陇海线，为新四军、八路军送去自家的最后一把口粮；姜鸿起用《拂晓报》点燃中原抗日烽火，直至 32 岁血洒扶沟城头。当年在青纱帐里埋地雷、在沙河岸送军粮的少年，以及在队伍里跑来跑去的通讯员‘小鬼’们，如今在世的只剩十几位。他们用弯曲的脊梁撑起过民族的希望，用颤抖的手掌托起过中国的黎明。

抗战八年，周口先后有十

余万青年参军。在周口组建的水东独立团、淮太西支队等地武装，配合新四军第四师、八路军南下支队作战上千次。在沙颍河畔的“葫芦湾阻击战”中，千余周口市弟用血肉之躯挡住日军汽艇；在太康县的“谢家堂地道战”中，老农把自家红窑窖挖成地下长城。老兵还记得，1944 年冬，大雪没过膝盖，他们穿着单衣夜袭淮阳日军机场，只为烧毁一架敌机。如今，老兵们耳背了，但一听见《义勇军进行曲》，仍会下意识摸向早已不存在的枪套——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军礼。

周口老兵是中国平民抗战的缩影。他们中有人没穿过军装，却用独轮车送过两百斤军粮，用柳条筐抬过伤员；有人是“小交通”，把情报塞进棉袄补丁，穿过三道封锁线。

1942 年大饥荒，太康县常营村的赵凤兰把最后半袋红薯叶送给过路的八路军，全家七口靠挖野菜度日。她说：“只要队伍在，家就还在。”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记忆如同烙印，深深刻进民族的灵魂深处。八十载光阴流转，当年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已渐行渐远，然而周口这片红色沃土上，抗战老兵的赤诚与牺牲精神却愈发熠熠生辉。

抗日战争时期，周口作为革命老区，以其坚韧与热血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数周口儿女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以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他们中有的战死沙场，魂归故里；有的历经烽火，幸存至今。这十几位健在的老兵，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他们的

存在，本身就是对那段艰苦卓绝岁月最真切的诉说。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特殊时刻，我们致敬周口抗战老兵，不仅是为了回顾历史，更是为了汲取精神力量。抗战老兵所代表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与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是面对未来挑战时的宝贵财富。

历史从不抽象，它就在周口抗战老兵的皱纹里。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在洪水、饥荒、侵略接踵而至时，仍然愿意把最后一口饭、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口气，交给脚下的土地；让我们向周口籍所有抗战老兵致敬——也向那个在泥泞中依然选择挺直腰杆的中国致敬。

